

中国现代诗歌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 Rhythm
哟！

1919 年 10 月

地球，我的母亲！

郭沫若

地球，我的母亲！
天已黎明了，
你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
我现在正在你背上匍行。

地球，我的母亲！
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
你还在那海洋里面，
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不愿常在家中居住，
我要常在这开旷的空气里面，
对于你，表示我的孝心。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保母，
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
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那一切的草木，我的同胞，你的儿孙，
他们自由地，自主地，随分地，健康地，
享受着他们的赋生。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那一切的动物，尤其是蚯蚓——

普罗美修士（Prometheus），现通译为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神。他曾以粘土造人，教以各种技艺，并曾把天上的火种偷给人间，因而触怒天帝，被缚在高加索（caucasus）山上，每天受着鸢鸟啄食肝脏的痛苦。

我只不羡慕那空中的飞鸟：
他们离了你要在空中飞行。

地球，我的母亲！
我不愿在空中飞行，
我也不愿坐车，乘马，著袜，穿鞋，
我只愿赤裸着我的双脚，永远和你相亲。

地球，我的母亲！
你是我实有性的证人，
我不相信你只是个梦幻泡影。
我不相信我只是个妄执无明。

地球，我的母亲！
我们都是空桑中生出的伊尹，
我不相信那缥缈的天上，
还有位什么父亲。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这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你的化身：
雷霆是你呼吸的声威，
雪雨是你血液的飞腾。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那缥缈的天球，是你化妆的明镜，
那昼间的太阳，夜间的太阴，
只不过是那明镜中的你自己的虚影。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那天空中一切的星球
只不过是生物的眼球的虚影；
我只相信你是实有性的证明。
地球，我的母亲！
已往的我，只是个知识未开的婴孩，
我只知道贪受着你的深恩，
我不知道你的深恩，不知道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妄执无明，佛家语。妄执，虚妄的意念。无明，心地痴暗。

伊尹，商代大臣，辅佐成汤建立商王朝，传说他生于空桑。《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有伋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令嫫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空桑，中空的桑树。

从今后我知道你的深恩，
我饮一杯水，纵是天降的甘霖，
我知道那是你的乳，我的生命羹。

地球，我的母亲！
我听着一切的声音言笑、
我知道那是你的歌，
特为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眼前一切的浮游生动，
我知道那是你的舞，
特为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感觉着一切的芬芳彩色，
我知道那是你给我的玩品，
特为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的灵魂便是你的灵魂，
我要强健我的灵魂，
用来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
我知道你爱我还要劳我，
我要学着你劳动，永久不停！

1919 年 12 月末作

炉中煤
——眷念祖国的情绪

郭沫若

啊，我年轻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啊，我年轻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要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啊，我年轻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

啊，我年轻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1920年1、2月间作

天上的市街

郭沫若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那隔河的牛郎织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1921年10月24日

光明

朱自清

风雨沉沉的夜里，
前面一片荒郊。
走尽荒郊，
便是人们的道。
呀！黑暗里歧路万千，
叫我怎样走好？
“上帝！快给我些光明罢，
让我好向前跑！”
上帝慌着说，“光明？
我没处给你找！
你要光明，
你自己去造！”

1919年11月22日

那蓝褂儿，草鞋儿，
赤了腿，敞着胸的朋友
挑副空的箩担来了。
他远远地见着——
见了歧路中彷徨的我；
他亲亲热热地招呼，
“你到哪里？”
我意外地听他，
迫切地答他时，
他殷勤地指点我；
他有黑而干燥的面庞
灰色凝滞的眼光，
和那天然的粗涩的声调。
从这些里，
我接触着他纯白的真心。
但是，我们并不曾相识。

她穿的紫袄儿，
系的黑裙儿，
走在她母亲后面。
她伶俐的身材，
停匀的脚步，
和那白色的脸儿，
端庄，沉静，又和蔼的，
她庄严的脸儿：
在我车子过时，
一闪地都收入我眼底。
那时她用融融的眼波，
随意地看我；
我回过头时，
她还在看我：——
真的，她再三看我。
从她双眼里，
我接触着她烂漫的真心。
但是，我们并不曾相识。

1921年5月杭州

教我如何不想她

刘复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
西天还有些儿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1920年9月4日伦敦

诗

宗白华

啊，诗从何处寻？
在细雨下，点碎落花声！
在微风里，飘来流水音！
在蓝空天来，摇摇欲坠的孤星！

世界的花

宗白华

世界的花
我怎能采撷你？
世界的花
我又忍不住要采得你！
想想我怎能舍得你
我不如一片灵魂化作你！

繁星（其一、五二、六一）

冰心

—

繁星闪烁着——
 深蓝的太空。
 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话？
沉默中，
 微光里
 他们深深的互相颂赞了。

五二

轨道旁的花儿和石子！
只这一秒的时间里。
我和你，
 是无限之生中的偶遇，
 也是无限之生中的永别；
再来时，
 万千同类中，
 何处更寻你？

六一

风啊！
不要吹灭我手中的蜡烛。
我的家还在这黑暗长途的尽处。

春水（其一、一八二）

冰心

春水！
 又是一年了，
 还是这般地微微吹动。
可以再照一个影儿吗？

春水温静的答谢我说：
“我的朋友！
 我从来未曾留下一个影子，
 不但对你是如此。”

一八二

别了！
春水，
感谢你一春潺潺的细流，
 带去我许多意绪。
向你挥手了，
 缓缓地流到人间去罢。
我要坐在泉源边，
 静听回响。

1922 年 3 月

纸船
——寄母亲

冰心

我从不肯妄弃了一张纸，
总是留着——留着，
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
从舟上抛下在海里。

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
有的被海浪打湿，沾在船头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叠着，
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他到的地方去。

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
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
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
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1923年8月27日太平洋舟中

水声

穆木天

水声歌唱在山间
水声歌唱在石隙
水声歌唱在墨柳的荫里
水声歌唱在流藻的梢上

妹妹你知道不
哪里是水的故

月亮的银针跳跃在灰色的桧梢
月亮的银针与鹅茸般的涟漪相照
看阿 宿鱼儿急急的逃走了
那里荡漾着我们的灰影与纤纤的小桥

来 拾起我们的腐朽的棹杆
去荡那只方舟到灰色的芦苇中间
我们听着水声明月的唱和
我们遥望着那澹淡的渔灯点点

我们要找水声到渔人的网眼
我们要找水声到山间的泉源
我们要找水声到海口的沙滩
我们要找水声到那里的江湾

我们要找水声在稻田的沟里
我们要找水声到修竹的薹间
来 拾起我们那朽腐的棹杆
我们共荡在夜幕里我们那孤孤的小船

妹妹 水声是否歌唱在你的眼尖
妹妹 水声是否歌唱在你的胸膛
妹妹 水声是否歌唱在你的发梢
妹妹 水声是否歌唱在你的鬓旁

妹妹你知道不
哪里是水的故乡

来 拾起我们那腐朽的棹杆
趁着这月色朦胧天光轻淡
我们在河上轻轻的荡漾我们的小舟
捋着空间的灰色小花直找到水乡的尽处

二五, 三, 二一